

谍海沉浮女

常青扬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您想领略当代反间谍斗争的变幻风云吗？您欲了解当今隐蔽战线的刀枪剑影吗？本书会向您展示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间谍与反间谍、情报与反情报、策反与反策反、渗透与反渗透的一幕幕斗争场景。同时，剖析卷入谍海漩涡中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的命运和心态。您以为间谍分子都是自愿踏上险象环生之路吗？不，刀枪绝技之后隐着一颗颗扭曲的心，色相欺骗之下戴着一行行苦涩的泪水……

在这部反奸防课题材的纪实文学集中，作者以翔实的史料、曲折的情节、娴熟的笔触，为您掀开了谍海秘闻中充满传奇色彩的一页，揭露了海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对外开放之机，对我出国人员和有关人士实施威逼利诱、色情勾引、腐蚀渗透、拉拢策反、情报窃密的种种伎俩，提醒人们安不忘危，警钟长鸣。

收入本集的作品，有的曾在全国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并被转载，有的被改编为电视剧本，即将搬上荧屏。

目 录

挣脱魔圈的人.....	(1)
亡羊补牢斩魔爪.....	(20)
开启潘多拉魔盒的人.....	(39)
侦察科长的特殊使命.....	(57)
情缘谍影.....	(73)
带刺的红莓果.....	(91)
抉择.....	(104)
蜕变人生路.....	(118)
梦逝.....	(132)
异域迷途.....	(148)
漫漫回归路.....	(162)
天涯遗恨.....	(181)
军营，那飘逸的红纱巾.....	(200)
谍海沉浮女.....	(214)

挣脱魔圈的人

平坦宽阔的高速公路上，一辆“桑塔纳”在急驶。蓝色的路标牌，醒目地标明：距机场2.5km。

后排座上，一对夫妇并肩而坐。男的三十多岁，西装革履，深邃的目光平视远方。妻子衣着华美而不俗气，紧紧攥住丈夫的手，眼里流溢出眷恋不舍之情。

“大炜，这次去Q国探亲，可不要让花花世界迷住眼睛噢。”妻子柔声说道。

“怎么会呢！已过而立之年喽！”

“签证期两个月，到时候可别迈不出脚来。”

“也许提前回来，BSP项目还等着我进行课题鉴定呢。”

“脑子里只有BSP！别忘了，还有人盼望你快点儿回来……”

“还有谁？”

“明知故问！”妻子嗔怪地在他手背上掐了一下。

“唉哟，这一掐可就铭心刻骨啦！放心吧，我的宝贝女儿和她可爱的母亲！”

司机都被这对夫妇的临别絮语逗乐了，一打舵把，“桑塔纳”拐进了机场停车坪。

(一)

Q国。

一辆奥迪——500轿车在座落在绿树花丛中的白色楼房

前停住。楼前，细软如毯的草坪上，奇葩斗艳，芳香飘逸。这是一家华人开设的医院，幽静典雅，倒象一幢别墅。

冯炜走下轿车，在一位先生的引领下来到二楼一间病房。

“舅舅！”他快步走向病床，拉住仰靠床上的头发灰白、面带病容的老人的手。

“大炜，你来啦！”舅舅激动得腊黄的脸上泛起红晕，伸手拽着冯炜的胳膊，连声问道：“你妈妈、爸爸，他们都好吗！”

“都好，他们让我问候您！舅舅，您好一些了吧？”

“心脏病急性发作，幸亏抢救及时，不然的话……唉！”

冯炜扶舅舅躺下，从网兜里掏出一串香蕉，掰下一个，剥开皮，递给舅舅，说：“舅舅，您一个人在海外这么多年，不易呀。怎么，我舅母和表哥都不在？”

“唉，在这里，人情薄如纸，连亲人之间也是如此。你舅母见我年老体弱，公司这两年又不景气，从银行里支出了我一大半积蓄，说是到美国她妹妹家住几个月，结果，一去不复返。你那个不争气的表哥，和一伙儿走私贩毒的家伙混在一起，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次发病，是家里的佣人花钱雇人把我送进医院。”

“那，住院期间谁照料您呢？”

“全靠钱！雇人护理，雇人送饭。”

“噢，是这样……”

“大炜，这次请你来，是想商量一下，让你在这里定居，继承我的家产和事业。这世界上，只有你们一家是我的

亲人了……”

“……”冯炜缄默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怎么，不愿意吗？”舅舅追问道，“凭你的知识、才能，经营一个公司是不成问题的。在大陆，你不过是个普通技术人员，工作、生活条件都远远不如这里。来吧，孩子，定居手续由我来办，你的太太和孩子也可以来。”

“舅舅，让我考虑考虑……”

房门一响，护士小姐轻轻走进来，“先生，该服药了。”

冯炜倒了一杯开水，递给舅舅。看到舅舅老态龙钟的样子，测隐之心油然而生。

这一夜，在舅舅家松软的欧式床上，冯炜久难成眠。舅舅的一席话，把他引向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二)

医院后花园。流水潺潺，花草繁茂，一簇簇粉红色的玫瑰之中，摆放着一张长椅。冯炜扶着舅舅沿着弯弯小路走来，坐在长椅上。

“考虑得怎么样了？”舅舅的鼻梁上沁出点点汗珠。冯炜忙掏出手帕轻柔地为他擦拭。

“舅舅，这件事，事关重大，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在祖国大陆，我有一摊事业，舍不得半途而废。当然，您这里也需要有亲人来接续您的事业，我想，能不能让表哥……？”

“他？我不放心！我苦熬了半生，创立了这份家业，决不能毁在败家子手里！你表哥，他只会捣腾金条、毒品，玩女人！”

“那么，我还有一个想法，说出来，如果不要您别生气，能不能把公司的资金逐步地向大陆投资？您也可以回到故乡，安渡晚年？”

舅舅沉默了。少顷，他缓缓地站起身，沿着碎石铺成的甬道向花园深处走去。脚步是那样蹒跚。

冯炜知道，劝说在国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舅舅回国，也不是一件易事。他不再多言，默默地跟着舅舅沉重地移动着脚步。

往后的几天里，冯炜依旧每天到医院里陪伴舅舅，两人都不再提起那个话题，然而，心里都不平静，都在权衡着去与留的问题。这期间，冯炜抽空到舅舅的公司去过两次，规模虽不太大，却也有一定的实力。经营的项目与自己的专业也有一定的联系，真的接过总经理的重任，他自信完全可以胜任。他不能说没有动心。这里的生活条件，比国内要优裕得多，别的不说，在这儿出门坐轿车，在国内每天上、下班要挤公共汽车；最近分到了两室一厅住房，每天晚上仍然要与妻子、刚上小学的女儿轮流使用写字台……

能够到国外定居，这是他始料不及的。舅舅去年赴大陆探亲，也曾与他透露了这个意向，他只是顺便与妻子聊过一次，在中学当教师的妻子未置与否，大概以为不大现实。那么，这次呢？如果问题迫切地摆到面前，她又当如何呢？他知道，她热爱教育事业，年年被评为市优秀教师，也是个事业型的人。

想到事业，他的心头一热，自己虽然刚刚晋升为工程师，但几年来连续参加了两个尖端科研课题的攻关小组，而且成为骨干。已经搞成的那个课题和目前正在研制的BSP

都是填补国内空白的项目。领导的信任、事业的成功，使他感到生活得非常充实，尽管要付出辛勤的汗水，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一旦要自己甩手离开，能忍心吗？

冯炜第一次感到“抉择”两个字的份量。

……舅舅恢复得很快，和冯炜共进晚餐时，还喝了几杯威士忌。回到舅舅的寓所，冯炜耳边仍回响着舅舅刚才的话：

“大炜，我不明白，而今大陆上兴起出国热，你为什么不为所动？难道你真的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科研机器？舅舅考虑再三，选中你作为我的继承人，你可不要辜负舅舅的一片苦心呐……”

冯炜站在窗口，拉开落地窗帘，不夜城令人目不暇接的繁华景色尽收眼底：那熠熠闪烁的霓虹灯光，川流不息的车的海洋，仿佛在无声地呼唤着当今世界富于挑战精神的人们。冯炜真想大喝一声：“我来了！”纵身跳入这创造富有和高消费的竞争之中……

“嘀嘀——”电话铃响起。冯炜抄起话筒，“您好！请问是哪位？”

“冯炜先生吗？您好！”耳机里传来略带江浙口音的问候声，“鄙人是本市华人联谊会的理事王逸川，请问冯先生有时间吗？”

“有什么事吗，王先生？”

“是这样，本联谊会宗旨之一是联系海外华人，帮助同胞排忧解难。听说您来自大陆K市，想通过您了解一下几名同胞的亲属情况，能不能抽个时间面谈一下？”

“这……”冯炜看看手表，“太晚了吧？明后天怎么样？”

“先生有所不知，这里的作息时间与大陆不同，此时正是会面洽谈的最佳时光，请您到门前，我在恭候您。”

冯炜犹豫了一下，答应道：“好吧。”

十几分钟后，冯炜与年近五十、前额发亮的王先生一块儿来到“蒙莎丽”咖啡厅。王先生和他一见如故。在海外遇到同胞，冯炜也感到十分亲切。

“冯先生，这几个人您认识吗？”王逸川拿出几张发黄了的照片递给冯炜，“前些年大陆与海外信息不通，有几位同胞与亲人多年未联系，很是挂念，想拜托您帮助寻找一下。”

翻看着一张张从未谋面的同胞的照片，冯炜连连摇头，“对不起，这些人我不认识。”

“给您添麻烦了。请您将照片带回去，每张照片后面都有姓名和当年的地址，请您帮助查寻一下，找到后与我们联系。”说罢，王逸川掏出一叠纸钞，“这是查询费用。”见冯炜不肯接过去，又补充道：“尽义务当然是免费的，可是查询起来也很麻烦，这些作为必要的经费，请收下。”他把纸钞塞进冯炜的上衣口袋。

“唉，我们这些海外华人，漂流异邦，不管处境如何，都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祖国，眷恋着亲人呐……”王先生摘下眼镜，动情地擦拭着眼角的泪花，“每当看到大陆来的人，都象见到亲人一般。冯先生，您是有知识的人，有幸与您结识，能否赏光明晚与鄙人吃一顿便餐，促膝恳谈？”

“唠唠家常可以，何必非要破费呢？您太客气啦！”

“您若推辞，就太伤一个海外游子的心了！”

冯炜无奈，只得笑着答应：“那好吧，恭敬不如从

命。”

两人分手时，正值月高夜深沉。

(三)

第二天晚上，冯炜服侍舅舅睡下后，想起与王先生的约会，仔细叮嘱陪护员照料好舅舅，这才走出医院大门，王先生派来的车早已在门外等候。

轿车七拐八拐，穿过一条条高厦林立的“峡谷”，钻进一条不太宽的小街，只见街道两侧朱门碧瓦，飞檐廊柱，商店的牌匾、广告、路标，清一色的繁体汉字。仔细观察，一些店号铺号也都是“福寿”、“康宁”、“永泰”、“祥和”等字样，纯正的中国气派。他恍然大悟：这大概就是“唐人街”吧！

车子停在一座挂着大红灯笼的门楼前，司机跳下车，拉开车后门，“先生，请——”

从轿车里跨下来，冯炜一抬头，被门楼旁边栩栩如生的石狮吓了一跳。仰脸望去。“广寒宫”三个泥金大字格外醒目。

“啊！冯先生，欢迎光临！”王逸川双手作揖，领他走进门楼。

厅内彩灯高悬，“八仙过海”、“嫦娥奔月”的壁画在灯光下熠熠生辉。绕过假山、喷泉、荷花池，来到侧厅雅座。王先生掏出“中华”香烟，穿着旗袍的女招待端来“乌龙茶”。冯炜好象回到了大陆故乡。

酒菜端上来了：海参烧鱼翅、京式烤鸭、红焖香酥鸡、竹梅煮白鳝……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菜肴。

“来，海外遇乡人，把酒问青天，干一杯！”王先生端起一杯“五加白”，与冯炜碰杯，一饮而尽。

冯炜不敢怠慢，也喝下一杯。甜滋滋的低度酒，使他感到比几天来喝的任何洋酒都要清凉可口。

“哟，王伯伯，怎么不等我来就喝上了？”随着一声娇滴滴的女子嗓音，一位白衣少女飘然而至，“这位就是大陆来的冯先生吧？”

“快来，大侄女！”王先生连忙介绍，“冯先生，这位是我的至交陈先生的小女瑶兰小姐。”

冯炜握住陈瑶兰伸出的手，“陈小姐，您请坐！”

“冯先生，听王伯伯说，您是大陆上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有幸见面，我很高兴！来，我敬先生一杯！”

没等冯炜举杯，瑶兰小姐嗔怪地对王先生说：“怎么，伯伯请冯先生喝这种酒呀，档次太低嘛！”她冲着屏风喊一声：“小姐，拿茅台来！”

茅台确是比五加白性烈，三杯落肚，冯炜已是面红耳赤，瑶兰小姐举杯再斟，他忙夺杯相避，“不，陈小姐，我不胜酒力，您的盛情我领了！”

“这么说，堂堂大陆伟丈夫要拜倒在我这客居海外的弱女子脚下了？”陈小姐妩媚地冲他一笑，接过王先生递给她的一個酒杯，斟满，递给冯炜，“来，最后一杯”。

这几杯，喝得急了些，冯炜头重脚轻，想站起来说几句感谢话，一阵眩晕，跌坐在椅子上。

“呀！冯先生，您真的喝多啦？怪我，没有把握好。瑶兰，快，扶冯先生回去休息。”王逸川忙不迭地说，和陈小姐一道，搀扶冯炜上了轿车。

躺在王逸川寓所的床上，冯炜醉意浓浓地说：“我要回、回到舅舅家……”

“您先休息一下，来，喝点茶解解酒。”王先生端起茶杯，喂他喝下几口。

渐渐地，冯炜觉得头脑变得清醒了，象一片蔚蓝色的天空，他真想长上一对翅膀尽情地翱翔。这几天，他思虑重重，心境不宁，多想向一个知己倾吐自己的心声呵！是谁？在亲切地呼唤自己：“冯炜先生，您好点了吗？”

“噢，我没事了，实际上这几杯酒对我算不了什么！”冯炜一反常态，变得口吐狂言。怪不得他，在他喝下去的茶水中，渗有高效、持久性的神经致幻剂，它可以使人在一段时间里产生幻觉，并丧失正常的自控能力，愿意将心里话一吐为快，包括平时守口如瓶的机密事宜，都可以和盘托出。此刻，冯炜正逐渐进入了这种状态。

“冯先生，您才华横溢，谈吐不凡，在国内一定从事着高智能的研究工作吧？”

“您很有眼力，我正参与几项尖端科研项目的攻关，嗨，真是不易呀，叶帅说的好：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都是些什么项目？能介绍一下，让我们开开眼界吗？”

“可以，咱们都是朋友嘛！比如说，前不久已经通过国家鉴定的那种既具备主控计算机功能、又可作为母线分析检测仪使用的复合微机系统，就已经达到国际八十年代末的先进水平，还有正在研制的BSP项目，将领先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

“是吗？太好了！谁说黄色人种的智商充其量也是二、三流？冯先生为中华民族争了光！您说BSP将高于国际水平，请问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这也不是三言五语能讲清的，专业性很强。简单地讲，国际上的同类技术只能达到……”冯炜仿佛站在讲台上授课，口似悬河，滔滔不绝。

王逸川衣袋里的微型声控录音机在无声地转动着。陈瑶兰则在一旁暗示指挥着一架藏在角落里的遥控摄像机徐徐地进行着“现场实录”……

一个多小时，悄悄地流逝过去。冯炜讲累了，躺在床上，喝着瑶兰小姐递给他的“百事可乐”，好象经历了一场长途跋涉。终于，可乐易拉罐从他手中滑落在地上，他昏睡过去。

（四）

“陈小姐，这、这是怎么回事？”冯炜被明媚的阳光从梦境刺醒，发现自己裸露身体睡在双人床上，瑶兰小姐一条白皙的胳膊搭在他的前胸。他心惊胆战地坐起来，合盖在他和陈小姐身上的毛毯掀开一半，赤裸的异性玉体呈现面前！他象是被蝎子蜇了一下，跳下床，胡乱地穿着衣服，大脑象高速运转的计算机在筛选着信息：我怎么到这里来的？哦，想起来了，昨晚……

“慌什么，冯先生！休息得好吗？”瑶兰小姐打个哈欠，伸展着胳膊，拽过毛毯盖在胸前，“是我不好，使您喝多了，折腾到半夜，伯伯他也喝醉了，只好由我来服侍您……”

冯炜双眉紧皱，系钮扣的双手都在微微颤抖，他在竭力

回想着昨夜的情景，窘迫得脸颊阵阵发烧。

门外有人用钥匙开门。王逸川穿着睡衣闯了进来，“哟，冯先生，您醒了！瑶兰，你怎么还不起床？快，给冯先生沏茶！”

“人家侍候冯先生忙到半夜，他还仗着酒劲，拉我陪他睡觉……伯伯，这件事传出去，我可没脸见人啦！呜呜——”陈小姐眼圈一红，拉起毛毯盖上脸，痛哭起来。

冯炜惊呆了，难道自己真的失态到不知羞耻的地步了吗？好象三九严寒跌入了冰川，他浑身战栗不止，头脑却在这一霎间清醒了：不，自己无论喝多少酒，也决不会做出这等失却人格的事！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可是，他们这样做究竟意欲何为呢？

“王先生，请你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冯炜冷静下来，质问道。

“别误会，冯先生，昨晚您的确是喝酒过量了，酒后无德，即使有些失常之举，也是情有可原嘛。”王逸川扭脸对陈瑶兰叱责道：“哭什么？冯先生伟岸男子，与你亲热一下，你应感到荣幸嘛！”

说罢，他为冯炜沏了一杯速溶咖啡，“来，冯先生，请饮一杯。”

“谢谢王先生，您备的酒菜饮料我再也不敢轻易品尝了，谁知道里面又放了些什么！”

“噢？哈哈！冯先生真会开玩笑，难道王某念同胞手足之情款待您，反倒有投毒于井、谋财害命之嫌了？”

“谋财害命倒不至于，包含什么祸心你们心里最清楚！对不起，告辞了！”

冯炜霍地站起身，推开房门，却被两个彪形大汉拦住去路，“先生，对不起，王先生没送客，请止步！”

“怎么，王先生，要软禁我吗？”冯炜怒视王逸川，“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何必动怒？请坐，密斯冯。”王逸川悠闲地翘起二郎腿，“喝了人家的酒，玩了人家的妞，连谢都不谢一声，未免太失礼了吧？”

他伸手取出一个皮包，拿出几张照片，递给冯炜。照片上，冯炜与陈小姐举杯碰盏；两人赤裸着身子并排睡在一起……

“卑鄙！这是栽赃陷害！”冯炜气得双唇颤动，手脚冰凉，把照片撕得粉碎。

“撕得好！我这儿还有若干张，您愿意都撕掉吗？”王逸川又抽出几张照片，在冯炜面前晃动几下，站起身，把一盘录音磁带放进录音机，“如果说照片是他人偷拍，那么这段自白恐怕是您亲口讲述的吧——”

录音机中放出冯炜昨晚的大段自述，国家科技机密由他嘴中溢出……冯炜瘫倒在沙发上，脸色煞白，“不，不可能，我不可能这么说！”

“那，又是哪位高超的演员将您的声音模仿得如此维妙维肖？他又怎么可能探寻到您心中的隐秘呢？”

一道闪电从冯炜脑屏中掠过，他惊呆了，冷汗顺着两颊流了下来。

陈瑶兰穿好衣服，一步三摇地走到冯炜身旁，搂住他的脖颈，“冯先生，别怕，伯伯他们做的这些，都是为了您，也是为了我。您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我愿意日夜陪伴

您……”

冯炜推开她，强作镇静，反问道：“你们想把我怎么样？”

“我们来做一笔生意，我出大价钱，买您的研究成果，主要是BSP！怎么样，开个价吧！”

“BSP？那是国家科技机密，我无权拍卖！”

“不，您已经卖了一部分了！收好，这是昨晚口头技术转让的酬金。”

厚厚一叠美元扔到冯炜面前。

“对不起，我对这种交易不感兴趣。我可以出高价将录音带、照片及底片买下来，你们要多少钱？”冯炜转守为攻，反问道。

“哈哈，您太小瞧我们啦！我们可不是专搞敲诈的黑道人物，而是实力雄厚的跨国信息开发总公司。获取一切先进技术，使其为自由民主国家服务，是我们的天职。”

“是的，先生，我们的科技成果也要首先服务于自己的祖国。王先生，您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华夏子孙，为什么热衷于使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流于海外呢？请问，您身上流的是不是中国人的血？”

“这个……”一向巧言善辩的王逸川竟一时语塞。片刻，又振振有词地说道：“是中国人又怎么样？那块贫穷的、板结的土地有什么可令人留恋和自豪的！冯先生，结识我，是您的幸运，我将引您走向通往自由世界的大道！您的知识才能在这片乐土上可以充分施展！”

“……”冯炜不语，在紧张地思索着对策：怎样才能摆脱他们？

王逸川以为他动心了，进一步诱导说：“两条路您可选择：一是留下来，我保证为您安排一个理想的科研岗位，年薪是您在大陆工资的二十倍！二是按期回国，但要签个合同，保证向我们提供BSP的全部资料和信息数据软盘，还有今后您参与其他科研项目的资料，我们按质论价，从优付酬。两条路您任选其一，第三条出路是没有的。”

“我要是不同意呢？”

“固执，只能使您走向绝路！”王逸川说罢，取出一个遥控器，一按键钮，“咕咚”一声，冯炜坐的沙发座垫突然塌陷下去，只有头部和双手、双脚露在上面，他挣扎着，却被紧紧卡住，动弹不得。

“唉哟，冯先生，我真不愿您受这份酷刑。伯伯，饶了他吧！”陈瑶兰手持一个铁盒，抽出两个拖着电线的金属夹子，准备夹在冯炜的手指上，却又假惺惺地向王逸川求情。

“希望您同意我的要求，冯先生，否则，电流从您身上通过，您将毫无痛苦地丧失部分思维功能，对于一名科技人员，那将是终生遗憾！”

冯炜明白了，自己面前是一群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魔鬼。难道自己真的要毁在他们手里？不！一定要设法挣脱魔圈！他想起了一句俗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好吧，我答应你们，回国后保持合作关系。”

王逸川喜形于色，“好，冯先生是个聪明人，来，请签个字。”他把一只笔塞到冯炜手里。冯炜右手颤抖着，在早已拟好的“合同书”上签了字。王逸川又拉过他的左手，五